

因人性受到历史、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，不可能像自然界现象那样一致而无异议。若将一方经验普遍化，很容易流为文化霸权。欧教授引用一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话说：“由于我们现代的知识体系源于西方……我们无法跳出世界（历史）的语境讨论中国……”然而我很怀疑西方世界有多少兴趣，把中国的特殊性“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中去深入理解”。我们还没有一部真正的“环球史（the global history）”，现有的世界史或环球史，基本上是西洋史，或以西洋为中心的世界史。假如未来能够有真正的环球史，是否需要包括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在内呢？

欧教授提到“中国学者擅长数据，西洋学者擅长理论”一说，诚如他所说，是“错误的二元论（dichotomies）”。其实不仅错误，而且荒谬，如不擅长材料何从建立稳妥的理论？如果只擅长数据，何以成为史家？两分法是西方的主要思维，往往不宜用来解释中国的思想。中国的阴阳概念，貌似两分，其实不能一刀切、两面光，阴和阳是相辅相成的。儒家的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，亦非“两元（binaries）”，其实也是一体的两面，不可偏废。如硬要将中国的传统思维塞入两分法，无异如章太炎所说：“素无疮痍，无故灼以成痍。”

其实理论非凭空而来，西方的理论无不从其历史与文化的经验而来。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，难道提炼不出理论来？不是要刻意凸显中国的特殊性，而是出自不同经验的理论，方可比观互补。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告诉我们“心智之学”或“内知识”有异于“物质之学”或“外知识”，后者有“自主性（Subjectivity）”。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性质不一，不是如欧教授所说，仅仅是语言的问题。

自然界的日出东山、夕阳西下，不可能有不同的解释；但人文社会科学虽同样有客体，然而对客体的认知有个人因素，以及不同的文化和价值判断，会有不同的解释，也就会出现主体性。不过，主体性并不是“中心论（ethnocentrism）”，也非“文化相对论（cultural relativism）”，应如以赛亚·柏林所说的“文化多元论（cultural pluralism）”。即文化是多元的，无分优劣，可以并存。

【报刊文章】

历史的主体性不能丧失¹

——美国学者“新清史”的危害给中国史学研究的又一次警示

汪荣祖

为何中国崛起而文化仍然“入超”？为何学界仍然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学术？原因在于学术话语权的丧失而由西方掌握。

人文的自主性有异于科学，因有无可避免的个人承诺与价值判断

话语权的丧失，主要由于“主体性”的丧失。我们往往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混称之为科学，特别在二十世纪初，自然科学极其昌盛，所有学科莫不想要科学化以抬高身价。其实人文与自然两界之间性质不同，取径各异。人们对自然界“客体”的认知，如日出东山，夕阳西下，是可以相当一致而“客观的”，不至于有不同的解释，因自然科学的客体不涉及个人思考，主体性自然排除在外。然则，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如声、光、电，是可以“普世的”，不因地区或文化的差别而不同。至于人文社会科学虽也有其“客体”，如罗马帝国衰亡、法国大革命等等，

¹ 《北京日报》 2016-12-13 http://www.globalview.cn/html/global/info_15165.html



但对此“客体”的认知涉及到个人的价值观与文化背景，就有了“主体性”。换言之，主体性也就是赋予意义的客体，意义结构犹如主体建构，客观知识不过为我所用，而我之所用无关量化而在于质量。人在社会里的行为、关切、乐利与忧患莫不具有主观。所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所谓的客观，不过是某一社会或文化内的多数人的认知，往往不能普及到其他社会或文化。所以唯有各主体性之间的共识，才能说是客观。若然，就不能不重视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性。

人们在视觉世界里所见同一客体、同一事实，但有不同的观点、解释与意义，甚至因时迁势异而改观。人文学科对外界的关切而形成的主体性，牵涉到同情心、同理心、憎恶心等等，均不必见之自然科学，但一样需要分析与确认，以及相对的准则。总之，人文的自主性有异于科学，因有无可避免的个人承诺与价值判断。此一分界早在十七八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那里就有详论。维柯将自然科学视为“天界”或“外知识”，而将人文社会科学视为“心界”或“内知识”。心界或内知识就是他的“新科学”。他提升了心智之学，并将之与物质之学并肩。维柯以为心智之学属于“列国的世界”，亦称之为“人间世界”，显然想要平衡自十七世纪以来专注自然科学与自然法则的趋势。所以所谓“新科学”也就是包括思想、制度、宗教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。

新清史的核心理论，也不很新，实不脱二战前日本学者的“满蒙非中国论”

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之母的历史学，当然有其主体性。近年来美国学者提出“新清史”的论述，否认清朝为中国的朝代，否认满族汉化，而认为满人有其民族国家之认同，清帝国乃中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，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而已。新清史的领军人物欧立德更强调所谓“满洲风”，认为满汉之间的文化差距虽然逐渐缩小，然而族群界线却愈来愈严。新清史论者认为汉化淡化了所谓“征服王朝”在历史上的角色，因而要去掉“汉化”在中国历史书写上的核心地位。欧立德提出满族的“族性主权”论，认为其重要性在清代超过儒教的正当性。

正因为我们习惯“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学术”，不免有不少人将美国学者对清史的新理论，视为值得重视的新发现，更因新清史标榜取用满文资料，便认为根据汉文文献研究之不足，遂相信旧说或不足据，何不向新清史认真学习。其实，治清史者利用满文资料并非新鲜事，早已有之，然而研究清史汉文重于满文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欧立德写乾隆传，大都取材汉文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无关紧要的满文。而新清史的核心理论，也不很新，实不脱二战前日本学者的“满蒙非中国论”。如果我们跟随美国人或日本人对客观历史事实的主观论述，即以别人的主体为主体，只好自失主体性，让话语权于外人。

我们若基于自己的文化背景，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，以及认同民族国家的共同命运，对自己的历史便会有主体意识，就不难发现清朝采用明制，创新无多，并刻意废除八旗中许多封建关系。因八旗不是认同族群，而是认同旗主，是一种君臣的封建关系。当满清入关称帝后，这种封建国体就不可能适应大一统的帝国。八旗共治、八王议政，与推选之制实有碍皇帝之至尊。欧立德以为八旗直到二十世纪始终是“纯正的制度”，岂其然哉！清帝崇儒，对孔子有前所未有的尊敬；儒家经典以及各类文集大量流通。何炳棣教授指出，清朝比汉人王朝更能代表正統的儒教国家与社会，说明了为何汉人社会精英诚心诚意效忠清廷。康熙真诚仰慕汉文化，雍正汉文书法流畅，乾隆文采风流，清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儒家化的朝代。满族入主中原，清帝建都北京，是要做中国的皇帝，大批旗人内移，无论宗室、王公、官员，甚至一般旗民，难能不入汉俗。汉化的事实，新清史论者如何能否定得了？

在美国红、黄、黑、白都是美国人，为什么在中国，汉人才算是中国人？

汉民族在历史过程中，不断吸纳非汉族文化与血缘。少数民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，无论在物质生活或精神面貌上都起了根本的变化，以至于连匈奴、羯、氐等名称也逐渐消失了。清王朝开



创了一个和平繁荣的“中国盛世”，大大拓展了中国的领土，并实施移民政策，大批汉族及其农业文化遂亦西播。

满、汉两族经过“同质化”而终于“同化”。带有满族血统的汉人增大了汉族的总数，而极大多数的满人在长期汉化下，趋向认同中华民族，到当下形成五十六族的中华民族。中国是统一之称，而“汉”乃对称。以中国为汉，不晚于齐、梁，而后有胡、汉之对称；海外诸国不闻中国，唯知有唐，故称中国人为唐人。辽金元清入主中原，不再以汉人等同中国，中华民族亦非仅汉族。然而洋人坚持其主见，只认为汉人是“中国人”，遂将中国人等同汉人，于是欧立德论定乾隆是“非中国人的中国统治者”，我们能盲目相从吗？其实，中国像美国一样是一多民族的“民族国家”，而且历史更为悠久。在美国红、黄、黑、白都是美国人，为什么在中国，汉人才算是中国人？

欧洲白人移民北美，建立美国，不曾闻印第安原住民有“族群主权”，境内各族裔也不闻有“族权主权”，而只有美国的国家主权，在上帝的名号下同属一国。美国学者论述历史之主体性实甚昭然，不仅见之于其本国史，且亦见之于他国史，双重标准遂即显露。由其主体性再提升为“中心论”，藉其文化优势而又形成文化霸权。请看美国主流史家陆卡克斯信心满满说，历史意识唯西方人有之，并引哈斯狂言：“印度、中国、波斯、日本诸国的可靠历史皆出之于西方人之手”。然则，东方国家岂不是要授历史话语权于欧美史家？

中国自五四以后，抛弃传统，倾心西化，自然科学的成就固然由循序渐进而突飞猛进，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，因主体性未能落实而一意追随西方，因文化、语言以及价值观的隔阂，终难并肩，唯有仰其鼻息而已，甚至中国历史也要仰赖西方诠释。所以，欲建立主体性，必须要借助于自备而悠久的历史与文化，使之不再是博物馆内的陈列品，而是具有生命力的遗产。有了主体性，才能具有批判眼光或接受、或修正、或推翻外来学说，或自建本土新说，斯其宜矣。



《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》公众号，欢迎加入并转发

《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》第1期-第280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：
<http://www.sachina.edu.cn/library/journal.php?journal=1>.
也可登陆《中国民族宗教网》<http://www.mzb.com.cn/html/Home/category/36460-1.htm>
在“学术通讯”部分下载各期《通讯》。
《通讯》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，供大家参考，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。

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
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
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

本期责任编辑：马戎、王娟
邮编：100871
电子邮件：marong@pku.edu.cn

